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八

元　虞集　撰

記

大本堂記

宜春黄盅字子中早甞從臨川吴公遊往来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脩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壻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巳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

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顧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後學豈不善哉嗟何及矣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若夫

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非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荅之言傳諸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禀而生其為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為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夢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徃而不復倒行逆施謬迷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為佛老亦或知此以為憂乃為絶物壁立以自勝或為專壹內守以自固其堅

若百倍則有之雖或稊稗之有秋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為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肅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為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為動而之應之地乎茍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冐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為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

傳其師說以為考諸聖賢之言進脩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子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克好静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為之記

時中堂後記

皮以亨氏故南雄使君之次子今平江州判官昭徳之弟也嘗築别室里第之南數十步堂成求名於故翰林學士吳公乃題其堂曰時中又為之辭焉後數年以亨氏殁又數年堂燬而辭亦亡其子霖慨然思先人之遺

意乃更卜構堂仍其舊名而吳公之辭不可得矣其兄棨爲訪諸吳氏門人子弟亦未之有獲也而請予以意申之予曰時中之義大矣昔者吳子之言必有以大啓夫學者之心而使之有用力之地矣集何足以言之雖然棨乃予甥也試相與私講之夫君子小人對待者出於君子則入於小人矣出於小人則入於君子矣介然幾微之辨其當致察也嚴矣時中之中吾不敢易言之然吾所知者君子之時中既爲中庸小人之無忌憚爲

反中庸則知無忌憚者時中之反也時中未易至也而忌憚無忌憚吾可以用力矣忌則知所畏而不作無所忌則肆而無所不為矣憚者知所惡而不行無憚則妄行而無所不至矣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昔先儒嘗以靜教人其後曰莫如待敬敬之説要矣其後又以為莫切於畏之一字蓋其愈思而愈精愈近而愈切者如此且中庸之道在乎戒慎恐懼求時中者舍此而奚適哉吾徒言其求之之道如此耳使歸以語其弟若復得吳子

之言使集與聞而從事焉固所願也

思本堂記

宜春黄元瑜氏好古博雅取所藏三代秦漢以来圖書器物居於一堂名之曰尚古故翰林學士吳公為之記而告之曰尚論古之人莫如易書詩春秋之為古也元瑜之所尚孰有加於此者乎噫公之為元瑜言者至矣其望於元瑜之所至者厚矣嗚呼觀其器而知其用觀其文而知其實則凡觀於古人者皆所以成已之能也

由是四方之君子深有期於元瑜焉後二十有餘年元瑜使来告曰某以先世之餘慶出而食上之禄歸而有家於鄉顧吾族人昆弟子孫其初本一人之身也迺作思本之堂於居室之近聚族人之為學者飲食而教之又於歲時具酒饌蔬果率長幼以享乎先祖庶乎凡吾同氣仰而望焉各思其本之同出而精神血氣之感焉蒿肸蠁如在於斯庶有以盡吾之誠乎哉取私田五百畝之租入别儲之以備斯堂祭與教之用而請為之記

焉然後知元瑜之真有志於尚古者矣吾聞古之為道莫重於祭莫切於教而思本之堂為斯二者而舉予安得不為之言乎夫古今一道也而時王之制有所不得行往昔之事有所不得為志之所存有所不能自已者取其得為者而為之豈非善學古者歟昔者先王之制祭理甚重且大也粢盛牲殺器皿衣服之等甚備也求於陰陽鬼神之義甚至也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則各有廟焉以妥祖宗之神靈以一子孫之心志支庶之不祭

未嘗不得伸其敬於宗子之家繼禰之小宗未嘗不得專食於子孫之享而有國有家之族人幾無不祀之鬼矣後世貴為公卿封不必有其地名為世禄家不必有其田於是廟無所於立不得以行古之祭道宜無以聯屬其族人矣而况於士庶人之家乎先王之遺教彝倫而已矣其始教至於德為聖人極其至而已矣自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之家黨術之閭其教一而已矣士之仕不出於其國農之耕不出於其鄉無所事乎遠外故鄉

里親戚之情親友助扶持之事近至若閭巷之間其耆老日坐於里門其少壯旦出而誨之以所當為夕入篤之以所不及則是父兄無不教其子弟者矣後世身無以為教教不以其道或工文藝以事進取趨游末以縱利欲遺君後親之心舉世不怪不厭又何責於閭里之間乎噫苟非真知古道之可尚者其孰能知致力於斯二者乎想夫斯堂也絃歌之聲作少長有序而不紊籩豆之事嚴子孫致恭而無間於是斂福胙而敷施之通

幽明之故合踈戚之情勸酬頌祝宴樂醉飽行之有常久而無斁也前三百年宗家太史公之言曰冲和在此一枝也其殆為善思本者發乎然而祭與教之道猶有可言者吾聞元瑜子弟多好學尚有以推明其說而品節其事以佐元瑜之成能乎

誠全堂記

前上元宰臨江黄君景雲入仕于朝秩滿暫還有堂焉名之曰誠全因桃源宰簡君正禮池陽教授吳君京來

求子為之記簡君為之言曰朱子語録有云誠是天理之實然聖人之生禀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學者則須是致力學問思辨行直是得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也即是言而觀諸聖人仲尼有云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仲尼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如此者豈瞻企思慮之所可及哉觀于聖人者觀乎天者也觀于天者觀乎聖人可也人之所以為人其

性則仁義禮智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人而不達乎天蓋盡乎斯道而已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舜之於堯周公之於文王皆聖人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公之東征也詩人詠之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君子以為善形容周公焉蓋天理有常而事之所遇有變變雖萬端而其常也不失故於其間可以窺見聖人之萬一乎顏子之於仲尼亞聖也去聖人一間爾顏子不幸短

命傳仲尼之道者曾子子思孟子也學者從事於三子之言其至不至則甚不齊然竊觀前乎此有踐而充之者其惟顏子乎仲尼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方其不違也於聖人之全體有以異乎孟子曰顏子具體而微周子曰執焉復焉之謂賢盖謂顏子也又曰聖人之藴微顏子殆不可得而見乎是故天不可以意見測也聖人不可以意見知也從之末由之際則亦可見其微矣乎然則亦謂禀性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其可以易言而輕

以自命乎哉然而學者之所以為學人之所以為人非天非聖人則何所事乎是故不敢以易言之亦不敢不以此為事也蓋嘗聞之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夫誠者理之至實何所事於為哉而幾之發則有善惡之分矣昔者夫子於乾之九二曰閑邪存其誠程子釋之曰邪既閑則誠自存非別求誠於外而存於此也而閑邪之道則在於動容貌整思慮自然生敬敬則誠存而於實理無所欠闕矣然斯言也亦在於言信行謹之後下學

入門蓋未能遽及乎此也是故張子又專以禮教人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日用之際莫非其事而品節之微知有未盡者矣一豪之分不盡則有一豪之闕而不實矣然非知禮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思全乎理之實者又當致力乎此所以人倫之至非聖人莫能當之集頋學而未之能達也輒誦所聞以告三君子而記諸黄氏屋壁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

既而延鄉先生孫履常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履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殁池上之居為别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子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子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属望之意則子之誦詩讀書脩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為義為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

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惡為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冒衝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已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内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説雖具在方册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

不能以自反天資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屑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求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别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

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歎之乎雖然此猶為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盡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

斯堂者乎幾微之先岐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

德星堂記

世說云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以從既至荀氏子弟咸在侍側于時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賢人聚世人以為美談厥後朱文公為建寧陳氏作聚星亭畫贊好學之士盖傳誦焉大禧院判官陳君彥

和家本蜀閬中文惠公世家後自鄭州遷汝寧居汝寧者數世矣昔爲御史時與予同朝有一日之雅玆乃千里貽書以相告曰我大父輔之甫居京師咸宜坊有堂曰德星李公受益所名蓋取諸聚星之義而松巖高公書之當是時鹿菴王公左山商公静軒閻公楊公從周與諸名公卿朝請之暇無日不集於斯也今徙居實坊東亦有堂焉仍表之曰德星亦不忘其先也請爲記之集曰彦和之無改於堂名也可謂宜矣聚星之應視

其人焉何必古今之異也由今人而視古人則為古人矣若古人之自視於當時則亦謂之今也今人之自視於今則故謂之今矣在後世而視之將不謂之古人乎是故方今之時令聞令望如珪如璋而顒顒卬卬來集於斯者又何必不如咸宜之君子乎且夫君子之交也以類相從吾嘗為彦和執筆先世之遺德矣而彦和之美政又有不勝其書者今歷愈久聲譽益高則其所與遊之君子蓋可知其人焉昔者大惠公與弟兄以執

政奉其父泰公於家第每有客至必擁笏垂魚以次侍立客為之蹴踖不安而起泰公謝曰此兒子輩爾然則陳氏賓客之盛有自來矣方泰公時寔當五星聚奎之後其在朝之君子休光盛德至于今五尺童子皆知誦之吾故曰不可以古今而異觀也嗟夫予去國而遊江湖之外故已遠矣仰而觀之天容日華初不違於咫尺蓋嘗披衡茅廓豐部而竊窺乎勾陳太微之間以求夫天津析木之次其景光潤色煌煌煜煜亦果有如太史

之占者焉則賢人之德業衣被萬物者著矣而僕也得與草木禽魚以自樂於麗日祥雲之下則區區之至願至幸之至足者矣

謹敕堂記

撫州府推前進士楊侯賢可為其從孫壻龍煥來告曰吾太和龍氏登者登故宋咸淳四年進士第仕至衛州推官其後曰希白克世其家至其子良翁則為國朝之人矣有志於當時不及有所施而歿而孫曰煥今年二

十餘而知為學以自立作堂於其居之左取馬文囦稱龍伯高之語以扁之曰謹敕請得一言以進其學而成其志文囦漢室名儒智慮不私於巳然戒其子孫不嫌於辨别時人耳目之所及以致輕薄謹敕之辨何其憂之深而言之切也馬氏之子孫在當時者尤當受言而行之百世之下龍氏之支流餘裔觀於前言往行有得於宗家德行之意慨然有感於中而思盡力焉可不謂之知其要乎然文囦頌伯高之德則曰敦厚周慎口無

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效之不至者猶為謹敕之士以愚觀之果能以謹敕自勵雖以之入聖賢之域可也豈止於是十六言者而已哉謹之為道蓋有存養之功而敕之為言深有戒敕之義蓋必有聞焉知其得於天者如是其大有諸已者如是其全於是慎之於存養之初不使有一豪之偏雜戒之於臨事之際不使有一事之差繆如是而致其謹敕之功者為學之要道也如大江之流而諸水皆從裘領之挈而舉體皆順果知所以

為謹敕之道則所謂十六言者皆由義理而出一源而無間矣而異端鄉愿之流亦不得托其似是之非以謬迷於當時也夫君子之為學也為敦厚而不為刻薄為周慎而不為踈鹵為無擇言而不為躁妄為謙約而不為放肆為節儉而不為奢縱為廉公有威而不為私昵者皆必謹敕而後能之故聖賢之學必曰由敬而入必曰戒謹恐懼皆謹敕之事其可以為易能乎哉嗚呼欲知謹之説乎板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戯豫敬天之渝

無敢馳驅朱子曰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欲知敬之道乎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朱子曰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謹而至於事天之大救而至於憂淪胥之亡反而求諸為學之道焉何患乎效伯高不得者乎書以復諸賢可使記諸堂壁

栢友亭記

東南多嘉樹奇材求其挺特堅緻膚質若金石甚宜於

其土恒有而不襃歷時變而不遷見用於宫室器用至美而能久未有如栢之為貴者也今豫章之為木能久能大而適於用郡以此而得名橘柚之貢專在南服斯二者非他方之所有莫或尚之然而數年之前驟遇大堅氷甚雪之變摧折殆盡生息僅存栢之為植同其風氣屹然如山岳之無所動揺則其所以受命于天托質於水土其必有獨異者乎環視境土之近耳目所及托乎神明歳年千百者往往有之穹山巨壑之間不通人

跡無所識察於當世乃至辱於樵牧厄於斧斤何可勝數令有君子手植兹木於户庭之閒子孫保守而封植之内無蚍蜉蛾子之蠹外無皮毛支末之毁垂三百年鬱然干霄本固榦碩駢峙對立凡四其朋若豫章魏亭胡氏之家者宜乎詩人君子相與詠歌之不足也胡氏之孫棣築亭其傍清江范德機氏題曰栢友而遂銘之後十餘年使其壻徐庸不遠二百里持以相視感喬木之如斯思故人之云遠因書此以遺之庸又請范君所

以稱栢友之說乃告之曰君子於先世手澤之所存瞻望以思恭敬弗怠故宋進士龍溪君之手植歴四傳以至于今五世矣世代變易而物非其故胡氏能世有其家家全其栢相與為永久亦希有者哉然則棣也覩於斯木思其高曾祖父朝夕徘徊於其下若將見之豈直友之云乎哉雖然昔之取友者取於其鄉取於其國取於天下取於古之人今胡氏之家傳澤之久不失儒雅而温厚深固有聞於其鄉仰而思之俯而脩之必有得

於斯者庶幾相須以成之道乎謂之友可也然則友之之道如何觀其堅忍不拔而抑其浮游之氣觀其正直不阿以致其貞幹之德觀其老成之操而幼志不行矣觀其久固之節而遠慮不忽矣觀其立也有以蔽物則必不肯閉吝而能有以及人觀其器也有適於用則必不肯暴棄而思有以濟乎當世則有取於斯栢多矣栢也之為胡氏友又將見其子孫於方來乎進士君之先自丹陽來徙于官溪溪之委為東湖進士之子所築西

園在焉三世以園自命所謂小園園趣者皆以此也湖之水滙彭蠡爲大浸令胡氏之居桃之亭在居室之右多古木奇卉而獨以栢名者重先世之植也夫其地之寛厚墺澤見諸樹木人物者如此則山川之勝必有可觀者焉吾或與野人釣叟徜徉於江湖偶一至其處尚能援筆而賦之

寫韻軒記

龍興紫極宫寫韻軒高據城表面西山之勝俯瞰長江

閒于民居官舍之中特爲夐絶眺望如此者亦或有之至於秋高氣清望見上游諸郡之山若臨江之玉笥撫之華蓋寸碧天際森列户牖此則他處之所莫及也西山神仙窟宅得道往来城府致其憫世拯俗之意而游覽燕息於此蓋必有之郡又相傳唐文簫吳綵鸞二仙豈其人歟世傳吳仙嘗寫韻於此軒以之得名予昔在圖書之府及好事之家往往有其所寫唐韻凡見三四本皆硬黄書之紙素芳潔界畫精整結字遒麗神氣清

明豈凡俗之所可能者哉要皆人間之奇玩也登斯軒而思其風采亦足以寄遐思也乎而世人塵俗之想沉溺於胸中意謂高仙幽棲者不異於已而書其遇合之事殊不經也盖唐之才人於經藝道學有見者少徒知好為文辭閒暇無所用心輒想像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為詩章荅問之意傅會以為說盍簪之次各出行卷以相娛玩非必真有是事謂之傳奇元稹白居易猶或為之而况他乎遂相傳信雖為其道者若文昊之

事亦久而莫之察良可悲夫盖所謂仙者形質化泯神明昭融豈復有分毫世俗之念而有可以受謫者乎昔陶隱居著真誥載李夫人少女降楊生之事猶言玄契遇合真道不邪示有偶對之名初無褻穢之迹從容接對禮意森嚴此一證也借曰以凡念之起見謫于天自當恐懼脩省一息不敢緩而可以因循袵席之燕暇以至十年之久乎誣矣君也亦已甚矣而使庸人孺子無所知識更得以藉口吾黨之士其可吮墨矣翰揚瀾而

助之波乎因書此以遺其觀之主者余君玄谷無重貽愧於兹軒之高明云

余氏極高明樓記

華蓋之山在崇仁上游據地勢之隆厚拔起千仞上出霄漢日星迴旋無所障礙雲雨之興漠乎在下若有人焉凌空倒景髙鄰日月而後足以對之浮游於塵𡏖之中沉溺於汙穢之下生死不出於旦暮起滅不踰於尋丈者烏足以觀乎此哉其山之陽有水曰珠溪余氏之

族世居之不知始於何代而未嘗有他族間之山如城
郭之環流泉中出隱伏磐石委曲淵注始達于外而居
人耕田鑿井養生讀書無所外慕以其地僻而賦薄遠
去郡縣公上之供給事而退人亦無所求乎其間也晉
陶淵明所謂桃源者依稀似之余氏之彥曰敬以自然
淳厚之姿居風俗質朴之鄉以其樂易之心保其敦睦
之族舒舒然溫溫然吾聞而悅之世以為風氣日降情
態日趨於薄而不復可返豈有是耶故翰林學士吳公

之夫人則敬之曾老姑也故公嘗至其處及敬作樓於其居以瞻華蓋於咫尺而命敬以極高明題之也樓成而公已去世敬不得請一辭以表之因其族父希聖求予記之予嘗聞諸上蔡氏曰孰能脫去凡近而遊高明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必如是也而後可以造乎高明之域矣今夫小智自私而自以爲高曲見陋識

而自以為明輕儇以相尚臆度以為知則其念慮之所興云為之所及無非至卑至下之事擬諸高明真所謂霄壤之間矣是故質之美者庶幾有以得之内顧於家無甚不足之處外視於物無甚必欲之意則其中之所存澹泊而虚曠於入道為近矣而又有以考夫聖賢之學踐夫古人之跡則日趨高明而推致其極者不自此乎秋高氣清予將謁浮丘伯之神于山上尚能求觀子之樓誦吳公之言而記其千載之思於此也乃若中庸

之書所謂極髙明者吳公之門人弟子多能記公之言敬審問之他日為敬講焉是為記

主靜齋記

監察御史前進士趙君承禧宗吉題其齋曰主靜而求予發其意焉昔周子作太極圖其說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䟽其下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又自䟽其下曰無欲故靜周子承羣聖之絶學開示萬世之學者人之所以學為聖人聖人所以與天為

一者在斯而已矣葢聞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陰一陽互為其根以是知動靜相應於無窮而太極未嘗不行乎其中也故人之為道一動一靜相為體用而維天之命未嘗少有間斷也周子圖說所以明乎易也六畫之卦分上下兩體論之二五其中也陰陽各得其所其正也以重卦而言之三四人之位也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人極立而三才之道備於我矣其中正仁義之說乎此之所謂靜者葢言太極也萬事萬變

不出乎此是之謂主學者之用功抑亦考乎定與主之說乎然而未易知也未易能也切以學者之事擬之而言焉夫無欲故靜靜之一言則因人道以觀天之道最為深著夫耳目口鼻之接飲食男女之際喜怒哀樂之發人之所不能無者也而遽曰無欲豈易言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寡之云者未能盡至於無也周子曰寡焉以至於無是知寡欲者學者求為無欲之漸也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釋者曰

外物不接内欲不萌此求為無欲之道乎二程得周子之傳其教人直以敬之一字而使從事焉知主乎敬則可以馴致於無欲矣自學者論之主敬則即主静之道無疑矣横渠張子又以禮教人動合乎禮所以踐乎敬之實也一毫之非禮則一毫之敬失矣一事之非禮則一事之敬亡矣故主静者莫如敬敬又莫切於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故切以為學者之事必知夫禮而不可易者而後能有所定此可以見聖人之道必先有所

定者乎夫主静而無欲者聖人之能事學者之極功愚何足以知之即其所聞於父師而困學不倦於萬一者如此宗吉以文學躋髙科以才識歴華要常人之情固足以髙視一世夸耀一時矣反而求諸身心之學以極於天人之際而取周子之至言以名其齋而常目在之此其志豈可及哉不以予之老退荒陋而遠徵其説且夫世俗之為學質朴者安於固陋不事猷為為静而浮薄者以不踐聖賢之成迹不考經傳之微言罔象髙虛

葢飾疏鹵以為静者此皆昔賢之所深憂而今日之所慨歎而莫可止者也趙君有得於己方資進用又有以扶其正而抑其偏焉則此齋之設其功豈小淺也哉

環翠亭記

臨川城中李氏居宅之後有竹千百竿作亭其中名之曰環翠其鄉先生孫君履常氏書程伯子所賦環翠亭詩於其上使其父兄子弟覽觀而諷詠焉元統癸酉冬予謁告歸田而君還之使遄至從之入城府而病復作

留居久之李氏嘗邀予至亭而不能往也後五年李氏之仲浩卿與其從子本訪予山中道斯亭之勝意欲予賦之者嗟夫古之大夫君子所謂能賦者豈必皆巳作也昔人之言有慨於衷則永歌之以寄其意云爾孫君之書蓋為得之且温柔敦厚之教孰有加於程子之言哉然程子之詩其首章曰城居不見萬山重而臨川之為郡城中多岡阜城南第一峯為獨高别支曼衍而西出其止也為羅家之山李氏之亭在其東麓程子之所

謂不見者而斯亭得之則其地似有以勝之者矣其卒章猶有暫遊遽去之歎而李氏之環翠乎乃未嘗一至焉此又何由賦之也耶雖然李氏之先有活人陰德竹之生意沛然似之李氏羣從子弟八九人皆好讀書伊吾庭戶聲若金石其秀挺玉立又庶幾似之且聞其好賓客琴書觴詠無虛日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有從容於猗猗之間者乎噫郡之城於此者幾四百年矣其民今數十萬家所謂園池亭榭富者或過

傍而貧者不能有也至於竹樹之植久遠者或日就翦伐而方興者晝夜之所息雨露之所養亦未必遽能有此也李氏之亭本諸其先之隂德繢以其子孫之讀書賓容之來於斯者尚有以識之也哉

廣西都元帥章公平傜記

昔在世祖皇帝神武不殺威加四海際天盤地日月所照莫不來歸混一以來嘉惠遐域慎牧守整軍旅隨其風俗皆有以遂其生養之道察其習氣之偏而齊之使

不得妄作此至元之治所以無閒然也地大物衆豐豫繁息而有司寖弛於無虞而慢綦之漸興矣桂林之所統踰絶高險外薄海島幅員數千里山川欝結瘴癘時起朝廷寛其徭役簡其法令吏乎其地者秩優而俸厚蓋所以哀其遠而安其生者也而其俗之難制則固有之若所謂曰生猺曰熟猺曰撞人曰款人之目皆强獷之標也曰谿曰洞曰源曰寨曰團曰隘之屬皆負固自保因以肆綦之所也然皆有血氣之親口體之欲苟得

所養而安其所利其情狀可知也撫字以其方責厲以其義號令以其信堅甲利兵以臨之則悍然不顧勃然不遜者或寡矣或者欺其遠弱而無告掊克殘忍之不厭是非不明而舉措顛倒以害其生以拂其性雖善良懦弱尤不免於動作況素不知教令者乎數十年來扇動弗息朝廷未嘗不思所以理之柰何執事者之弗恪非常之賞昧於賸貨之欺而用否之差徒足以敗事而興誚經事酋卒所忌者制郡縣以扼其要害置廉吏能

將以黍錯其出入因其勇黠而用之官軍之脉絡貫通豪壯之心力効命陰謀無所容妄念不敢作又以忠信廉介之官莅其上明耳目公賞罰而持久焉不知出此而屢失良計以勞我將帥士大夫於奔走勞苦可勝追悔乎今上皇帝即位之明年為元統二年相臣樞府用外省之列薦以處州萬户之鎮撫州者濟寧章公巴延拜鎮國上將軍廣西宣慰使兼都元帥佩金虎符以總其軍是年冬十月猺寇以其衆起賀州富川縣之境入

其縣大掠其民公整軍以出湖廣行省右丞旺扎勒帥湖廣之兵来督戰至軍而病以軍事屬公公軍逼賊擊破秀峰桃溪新田野猪等寨斬首二百級繼而右丞病卒公以隨省某處萬户某處萬户之軍以行公親臨陣射其旗頭一人賊二人奪其寨門連破小溪徭源等寨盡克之生擒其酋唐七二十一等六十一人斬首八十一級冦勢未已據其山險連引數百里大掠賀之臨賀富川亦出道之永明江華公分調諸軍攻其要害擒斬二

千九百六十七級復富川縣得邉遂寨廵檢所失印招
邑民還業是年潰寇又攻平樂府之攻城静江之陽朔
三年正月公整軍捕之湖廣平章特黙齊至軍公軍破
寇所據月虞等一十二村獲賊一十七人又破凉涇源
得賊一十一人又破大厚黄辛等一十二源擒斬一千
八百九級仍改至元元年七月多爾濟雅克以湖廣叅政
兼都元帥來與公會捕破靈川縣境藍田米落等處潰
徭之復聚者斬首三百級而公諭其酋潘光叔陸秀琳

等來歸得户百廿六大小九百八口歲願輸租三十餘石十月十九日擊臨桂縣慕化鄉之邉山慈洞斬首三級傜冦盡潰發其巢得偽鈔板印旗甲戈弩及所殺命官之袍笏得為鄉導者龍表一等四十六人梟首以示斬餘冦八十餘級得脅從者男女四百三十人復其業十一月以詔書按兵而招之得義寧荔浦縣咸水等二十餘處酋潘三十一等金紫等二十一源酋俸傳四藤之岑溪縣酋沈明等潯賀等處酋李百七皆詣公降計

其地凡一百七十八處戶八百八十一大小男女凡二
千四百餘口公引大兵屯柳州諜報賊攻賓州公引兵
出象州抵來賓縣二年正月十一日寇三千餘人據北
三都公遣千戶王世英往敵之未接戰公帥屯兵萬戶
呼圖克岱爾引兵至石橋與賊遇道隘賊據險戰不得地
公引軍至五里塘成陣以待賊分三隊圍官軍公麾下
射殺三人呼圖克岱爾等射殺六人射殺突入者旗頭一
人有賊挺身奮戈出當吾陣屯兵百戶陶庭蘭識之曰

此首賊梁四也急擊之不可失官軍急擊之遂斬梁四及從之者六人賊少却保山頂下矢石以攻我軍公發火砲焚其寨軍士四面構緣以上連戰者三公手射者盡殪矢箙為空斬首八十九級擒其尤强悍者十七人賊潰二月四日追襲至賓州得常抗官軍者十二人斬首七級得上林縣尉所失印又殺世為猺鄉導者潘壽撞人從賊者韋明等二十六人皆梟之寇北三都之餘黨保巖洞以竄亂諜知其處擁草洞口焚之無得出者時

暑水溢師還靜江九月公與省臣分道追寇十月十日

抵慶遠知賊出海北之境引兵出横州至欽之靈壁與

省臣之軍會攻賊賊潰又分公軍出永淳寧浦縣貴州

擒六十一人斬首三十八級得所掠男女六十九人還

其家十二月三日會省臣洪水埠渡江入慶遠大安定

連擊中廓屯營蘆村洞擒其酋盧權盧鬧斬首三級得

所掠良民遣還其家十八日攻唐妙隠峒擒首賊唐公

猛等二人唐遜等十人三年正月九日公分擊中廓洞

賊乘高墜石擊官軍公遣兵出從間道上擒其酋譚公顯等七人斬首二十五級得所掠良民遣還其家鞠公顯問海北寇酋所在公顯云韋千四在北江田巖洞從其言往擊之其山千仞壁立不可上惡又礧石毒矢雨下公購軍中作飛橋直抵其巢擁車積其洞口乘風勢之韋千四棄其衆走捕得之其洞火數日乃絶委積冢屬殲焉又與省臣分擊上下廓蘇村潘村等寨日有斬獲道險粮運不得至採野菜以食與省臣引兵來賓州

二月十一日有詔亦以江西行省某官統某處萬戸兵
平章呼圖嚕密實哈雅總之湖廣之兵平章某總之兵
既合兩平章議擇勝兵二千萬戸三人以屬公公引兵
擊古野古晚杳洞擒八人斬首三十五級行次賓州遷
江縣得古杳之餘黨十一人戮之督州倅張宜子擒寇
海北之餘黨潘千五等三十九人斬首二級三月五日
擒古杳餘黨之酋梁七等二十一人初九日慶遠民陳
中達詣軍門言柳州皂嶺李全甫子姪僭稱王號執我

萬戶哈喇布哈殺千戶奈曼岱流劫鄉村焼毁倉庫累降復叛投充屯撞窺伺兵機聞兩省合兵彼懼而逃去未易可得禍未巳也公素知李之横如民言督千戶蔣元鳳誘之出設伏擒之并李萬盛韋包弟又遣萬戶劉某與達爾罕及願自效之軍分捕其黨擒一百二十六人斬首三十二級十三日還與兩平章會擊石山上錦黄峽水碓滑石等寨擒一百三十一人斬首七十四級公與平章議留兵守要害而息大軍於嶺外公之威聲久著

封部籍以少安矣公之同為帥者某人某人相繼或除或代數年之間日夕軍務之勞則惟公而已行省以公功言于朝者凡幾章省臣列奏公功天子為遣使賜對衣尚尊以勞之所奏立功者大小凡幾人命官有差仍命其子托音佩金虎符襲處州萬户鎮撫州行御史臺用監察御史巴延甄囊嘉特等本道憲使那某副使某僉事某某上公實蹟凡幾章達于朝而朝廷信之所部宜之譬諸嬰兒饑飽疾病未可以去其父母是以勉留

之而未亟遷也夫山川險要之利害幽阻深僻其人昔得爲保障今怙以作亂者形勢之所擊也以蠻攻蠻夷古之道也藉獞人以制猺獞强而敗假融欵以制獞欵盛則又助叛者此方略之所以存乎其人也官兵至則寇散匿漲潦侵則乘險出不測此又天時之所致者也公於其所經行一水一石之委折無不容識之開轅門以延見四方之士無旦暮皆得通謁無小大貴賤皆得以輸其情厚薄往來曲盡其善是以上下遠邇如指

諸掌兵如烈火玉石俱焚重賞之下首虜或濫公則拳
拳於被掠脅從之人而護之歸軍簿論功勢䝉交患一
失其當衆心解焉公則屹然不移惟是之用所部歲當
遷補擬注者常數百人皆當其任而無所私歲用糧三
十餘萬石而不徒費此皆古昔良將之能事而公優為
之是以能致勝而持久也初廣右之師老益以違爾罕
之兵勇悍驍疾所至多克稍失其馭不無傷殘則欲請
於上立部伍定爵秩嚴法令明紀律以當險要之衝焉

慶遠深入南丹荒阻而延袤有罪亡命之徒潰散未絶之寇日增月益萃為淵藪又欲置官府連營於其間以戍之使不得動作文書屢上朝廷必將信用之為無窮之利使者其在此矣予與公有一日之雅以予嘗忝國史也數録其功多之目以相示集歴觀國初之位置中間之因循今日之攻守使後來有所規隨故為作平傜記至正元年五月甲子前史官虞集記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録監生臣趙基昇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九

元 虞集 撰

說

海樵說

烏君克章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

曰海樵子素知我願申其説以示乎人焉予乃為之言曰自生民以爨食為養而樵之功為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為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為家蓋言非木不可以爨食非樵不可以得木云耳木出地而髙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為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毁者也木在山下曰蠱蠱壊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

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予欲於此而求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為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

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己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頼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為則扞格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為則負天地之托觖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

得之指窮於為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為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

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盖仲尼之學唯顔氏曾氏得之顔氏先仲尼殁曾氏再傳而得孟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萬世皆宗曾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士錫里布哈為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之裔孫也其字曰宗曾年四十餘魁梧竒偉氣禀忠

梗不肯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盖不苟也為求宗魯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氣伊洛之緣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册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為能宗魯者矣

平心說

吳澄叔盱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既從而書之而又

求為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體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病故無真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員徑寸混而相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髙者何所儗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形軀者何事

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非平之謂乎

新喻蕭淮仲乂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乂之乂字仲乂其從父適之求予為之說無以為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鹽之利足備國用汙澤之瀦衍隰之椄採拾漁弋足以為食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葺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鹵莽甚矣麥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

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捍水勢則束手待斃散去而已其敝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隄防以衛衝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桑蠶之饒南不及吳楚秔稻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惑於取乂之說焉予欲淮之覸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

防也至深畊易耨發歛以時則在予矣嘉榖之有秋𠉀

自乂始是為仲乂說

劉瓆彦温字說

太和劉彦温名瓆温玉之德也故以為字而求予申其義焉予昔年在京師闐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緼之以纊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

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
确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謂堅也詩曰温其如玉温
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之而禮神則為圭為
璧為琮為琥為璋為瓚為瑚璉為鼎彝君子服之為弁
為旒為璟為玦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虚躁則不足以
為用硜殺而闇抑則不足以為聲是以温之為貴也善
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匆急也氣不
敢有忿暴也聲不敢磯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

必有懲窒惟恐其放佚顚倒至於不火而熱不氷而寒則岌乎其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眞玉也哉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敏職而守法愼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罣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士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愼趨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恥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旣歿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

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
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
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為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
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字漢淳夫顯者
光明盛大之極也內必有其實而後外有其光故曰篤
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
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為如此
其可不則而效之乎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勿謂擬非其

倫後學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勲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襍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為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禄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

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若以淳之字為可
朋友自此祝而昜之可也

趙孟昌以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為之
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三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
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為說順之義云順
也者子道也傳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而順之為道
非直阿狥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為順已

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為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為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為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

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令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說

浚義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久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説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
與聖人之所以為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
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
誠之曰思誠皆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為學者學此
而已而世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
者予安得不為畧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以實釋之
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之方也孟子所
謂有諸已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

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此雖未為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幾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晉字用昭說

易晉字用昭盖取周易晉傳之辭所謂自昭明徳者也其父景原甫求予為之説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虚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為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為學者求為通者大者而不願為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

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意小志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牖以為室其為用也亦狹矣况乎察之愈夫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原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為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

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闇室屋漏之中有以存養之久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為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可以名物而儗諸形容則贊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道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别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施諸凡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諸己者均有是以

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景原幼子元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説焉或曰以至善字其幼子不以泰乎噫學聖賢者猶以此而望諸凡民為人父者豈可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孔子之教則己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止於至善乎曾子所傳之經千五百年而程子表之以授學者朱子歴取師説折衷補正定録以為成言家傳

而人誦之矣況吾鄉大儒搢紳先生發揮尤切其去世未遠緒言之存有可質問而從事焉愚不敢以一言槩之也

書

答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晩所惠書審履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閣下所以為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甚感甚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説似專主進取

而不及窮經為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手筆所謂性命之書彼泥胡傳以為能舍四傳以為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語春秋耶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别為一說不亦末之又末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目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已所得而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

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人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三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益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孫所致幣猥以集嘗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

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
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禄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
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象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
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畧
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為學之
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荅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
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為行狀張
子沒呂與叔為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

墓者吕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吕公之言曰不敢讓知知則不敢讓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黄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年譜而朱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衆安知無文吕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

禮幣二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閱終莫得其統緒之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輙亦别録而疏其下未敢即逹或諸賢不吝賜教當縷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為學之體要矣舊歳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輙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叢説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道傳太常已為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老病山林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

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甚

答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為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為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

光不為之蔽虧潢汙載道而大陸不為之昬墊霜降水涸而松栢後凋沙礫汰除而黄金獨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寳藏充溢旗旐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小子逑瞀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册俾叙其説不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

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
純厚不隨流俗恬然以隱居奉親為樂盖今世之所難得
者集目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
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梅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
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

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傅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録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涵泳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為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淛閫掾得學製錦於海

須秩滿步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某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刋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太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矣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

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内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説於江漢先生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

諸書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絶學開來世文不在兹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葢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學古録卷三十九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

元　虞集　撰

題跋

跋劉資深墨莊後

清江劉氏墨莊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靜春氏作墨莊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朗望之先志臨川吴子為

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莊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爲墨莊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爲之御而車弗傷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爲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弗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莊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礽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

其歳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别之以嘉穀稊稗之分者吴子之言也善為田者將為嘉穀乎將為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菑焉播焉其有獲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説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為實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吴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偽之辨蓋

雖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自以為樂而不待於偽為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為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三絶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著其五世矣天

歴已已故翰林學士吴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據崇固在昔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為最勝處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盖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内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

倏忭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禆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内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怪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

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来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沖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不大聲色以為厲而嚴重崇高隱然泰山巖巖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為哉相望纔三四十年而風聲氣習邈乎邈絶敦厚之

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二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何用兩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權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

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沃呼氏世譜

集嘗待罪著廷勲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獻王社稷大臣勲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錫哩布哈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獻以王爵食順德實

未始去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黄氏家譜後

豫章黄氏自金華来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雙

井雙井之子孫衆多又分居鈞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族有太史文節公之從昆弟户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曰德榮者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士第者相望殆數十人衣冠文獻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沖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

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在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毫末德榮其毋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已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禄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

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葢自分田制禄之法久不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隸兼幷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絶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黄曹工部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搢紳道之二百年来門户弗墜故翰林學士吴公序其家世甚詳益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葢有

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為欺速報以自衒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曾氏世譜後

南豐曾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國朝

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沖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谿曽氏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為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為溫彦博高士亷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盖㦸之至也曽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献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為丞相自可

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覬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為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為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既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

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也曾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察公兄弟三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初有黄門樂侍郎晏元獻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溪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

哉集嘗待罪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詔撰經世大典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温髙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夫

跋劉墨莊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侍郎晏王二丞相家最貴重南

渡後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鄉監以下尚多有之内附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来寓者則有桐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莊劉氏自清江来金谿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三百年之家世及其丈學交游

之懿輯為三巨編何其偹哉噫詩書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来矣

題先丞相寨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職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庇須當抽换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

小不能勝况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為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歎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為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内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

載胎合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曽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黄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黄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末由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

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
喪等書具見先生所答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
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
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
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為者是可尚已學者凋喪古道闊
絕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
竦然至元五年三月某日後學虞集題于臨川城中僧
舍

跋吴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三子京教授郡學來就養焉登樓後賦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學之書言修己治人之道而中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程子曰周公殁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寥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吴先生微疢之言盖有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袁明善求集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望虞集書

重書黄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為雜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慍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而區區簞食豆羮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甈甕盎之函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禀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

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黄氏之先

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為記之其子盅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来陽微隂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懼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為世所咨歎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為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為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為人也何其高遠深微

也哉昔者顔子簞食豆羮不給於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顔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為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

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顔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為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顔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手書三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

仁命其子宗蕃裝為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
宋嘉熈己亥之歲我王姑歸于陳氏為安撫公之夫人
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
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
淳祐二年壬寅以漁墅陞正郎封宜人九年己酉安撫
公没寳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將適臨安道
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氏故居
于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書

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諸江南震懼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
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仁十月宜人以疾終
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適行都又明年癸亥有
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仁小留於
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中云
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擢宜以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

為運屬之孫矣其欲為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
材器可用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
當是時思梅猶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
其曰蓮塘之居即所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倖餘經營
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
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甍于運先參政護喪還葬吳
郡其三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宋既亡先參政歸自海上
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仁猶與節推

校勘居今五十三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已久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斁後之子孫尚有攷於斯文哉

跋栁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栁誠懸所書嵇叔夜絶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攜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栁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搨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鄴

人曹彦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捓公易賦靈寳經真蹟非唯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黄擣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嵗慱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諶致榮乃得絶交書墨蹟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

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為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歿而為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父之謂歟故其所為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旋亦流轉垂三十年終為其諸孫昶所得和氏之壁不毀於秦庭鏌鎁之劒終歸于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黄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

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可不可者𢵔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禄於成均僦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邇親見公之事其太夫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

不具其夫人親餁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為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旦暮適公館見其為養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為養者如此而歉然

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參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禄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敭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顧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

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户部府君而魏公之壻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户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録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録以来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故盛行于世凡為六書之說頗為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户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為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

氏之美盖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巳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懐古之詩曰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乏國史嘗讀其詩而悲之以為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

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任所向有功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乂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烏珠身被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烏珠戰破汴在頃刻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光世錡皆以其兵南歸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烏珠無復憂色洪皓區區蠟書雖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

敏之詩其為斯時而發也歟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為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

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已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已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絶學捐書却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於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已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

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己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為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墻壁以為功者朱子嘗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問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為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吴幼清先生以為其詩泊然沖澹而甘無為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為者表志願也盖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盖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

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為之執御焉㓜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世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貌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倣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纎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邵貳幕大梁邵宏父得吴興趙

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藴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為之述贊云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徹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魏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南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為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衆

思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和州行狀云我先
雍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采石時和州獻
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三劄極為先公所重即騤用
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金
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
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勞于國家凡文武才畧之士出
而佐之者不能别自立傳亦牽連得書則和州之事魏
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國家列聖屢有修宋史之

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文不亦偉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畧定思陵起魏公於責籍委以江淮諸軍聞之首額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閒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人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黄思順醫説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

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太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為德則難言也一世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黄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為顔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

事乎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為之傳皆能發其幽潛以為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急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禄久則又以為不足埶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善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巳君子求其在

已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寛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為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為善士矣前史官雍虞某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賔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慎應對

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内附推擇郡吏不為世俗刻薄佐江西提學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黄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為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圍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吕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温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參政

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然亦無益於壽卿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德機隸書瓠山王公所為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參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寶玩而參政書清潤完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

王公逺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末

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修整容諸公間風采藴

藉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憲史為鹽官路為文送之情誼

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来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雎州府君以来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

雎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兹邑

盖縣陳氏姑為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

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雖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筆集視之為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亚從日者兵部郎官直寳文閣夔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

江提刑府君同時所賦手書以補之盖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盖二百年于兹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泫然尚書裔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納以下稍為疏其行事爵里之一二而集目障為阻久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遠有行色姑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葢二十二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篇則崇仁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内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逺習俗寖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録以示吾黨之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壯噫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别為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年集在館中將纂

修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為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曾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感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黄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若堅若則勢易危深山道人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虚日来雖頗清羸而沖和内融所以能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歐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援命以使華賜泱上尊宥之篚實荷皇明之下

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顓蒙學尤迂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効馳驅於今日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炯炯丹心每若藿葵之向日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菑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出晝遂傴僂以循墻三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既啓惟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清燕念簪履於棄遺三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煩驛騎遠訪羇臣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學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洛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羣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涓埃宣室縱還何補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頒使至家錫宫壺而加錦恩霑草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學

雖固陋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舉載筆每親於黼座紬書已納於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衰謬有負使令疾疢日加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溉醇醲衣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菀枯勺水實虞於盈滿玆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

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
固顓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月之照臨齒髮尚
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録卷四十